

永樂大典

卷八千二百六十
八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六十八

銘

克己銘

能改齊漫錄宋呂大臨與叔微仲丞相弟也為克己後禮

私為町畦勝心內發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靈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孰敢侮予且戰且恭勝私室欲昔為寇讎今為臣僕方其未克室我室廬婦姑勃蹊安敢厥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闡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痾痒疾痛舉切其身一日至之

莫非吾事類何人我希之則是

東銘

宋張橫渠集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著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

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夫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其出於心者歸咎於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於者歸一併引咎其不出於者長傲且遂非一有則才不智孰甚焉言行龜鑑朱子曰橫渠力學絕人尤勇於改過獨謂於戲無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一

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為之者至於戲則有心為之也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銘韓元吉南澗集書尹和靜所書東銘後和靜先生

手書東銘修水黃子餘所藏寓九江時筆也先生少喜字畫嘗因書碑同舍聚觀伊川笑謂之曰是固無害第將為人役也自是不復書然暮年筆力猶健如此其教學者必先請東銘然後者西銘謂從寡

西銘

宋張橫渠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泯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一無其字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切其切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惛獨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一作其才也達曰存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輔封人之錫類不誦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中土其恭也體其愛一作愛而歸全者參予勇於從而順今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主也貧賤憂戚庸主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張南軒集跋西銘示宋伯潛人惟

永樂大典

卷八二六八

拘於形氣私勝而迷其所自出故西銘之作推明理之本一公天下而無物之不體然所謂分之殊者蓋森然具陳而不可亂此仁義之道所以立人之極也學者深潛力體而後知所以事天事親者其持循之要莫越於敬而已乾道八年七月己卯敬書以遺宋剛仲伯潛父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夫西銘之作懼夫私勝之派也故推明其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礙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其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辛卯孟秋寓姑蘇以寄學生潘友端尹和靜集橫渠先生作此銘或疑同於墨氏之兼愛寓書以問伊川先生答曰西銘之為書惟理以存義擴前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三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子則二本而無分若知及人理一也兼無在并二本也分殊之教私勝而夫信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為不及不亦異乎程子外書先生曰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云云尾說渠判然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楊龜山集寄伊

永樂大典卷八二六八

二

川先生書論云云其竊謂道之不明智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淵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爾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盡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兼舉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未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兼愛同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於無父豈墨子之罪耶孟子力攻之必辨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正謂此爾西銘之書發明聖人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某竊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也願得一言推明其用與之並行庶乎學者體用兼明而不至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為如何楊龜山語錄語仲素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又云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尹和靜言行錄說西銘橫渠先生初作西銘謂之訂頑伊川以為太甚易名西銘或問西銘大意如何和靜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是人自小若欲自處以天地之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

此道朱子成書西銘

朱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表人也。學古力行。寫志好禮。為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舍覽牘。左書是惡。右書訂福。尹川先生曰。是格乎端。改曰朱銘。西銘二銘。郡同出於一時之作。其詞義所指。氣象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示學者。而於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及履其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體明。意味自利。若朱銘。則雖分別長短。傲逆非之。夫於聲聲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益顯有未盡者。又豈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語哉。呂與叔橫行跋云。先生志氣不群。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知其遠器。歎服執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請其書。雖愛之。雖以為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去祐初。見程伯淳。止叔于東門。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決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索其學。渾如也。晚自求大妙。及西銘。頓覺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嘆之。或了在起坐。取備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則若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曰。吾學現得於心。則情其辭命。辭無足。然復斷事。斷事無失。吾乃神然精義入神者。摩而已矣。先生氣質剛毅。德威純展。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本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誠與不誠。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明道程子曰。訂福之吉。極此無雜。表漢以來。學者所未到。訂福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今有謂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訂福上心。便可達天德。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誠得此理。以誠收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用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心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是以名之。天地之間。皆我之月。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善。訂福意思。乃備言此理。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德。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存心未隆。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尊尊賢。此理至初。惟恐不能守。此能體之而樂。亦不思不能守也。西路某得此意。只是箇得子存如此努力。他人無緣做得。蓋

子以復。本有人及此。得此文。看多少。古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更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好解於西語。讀之已能。不違於心。古語外。立得簡意思。便能通中庸矣。伊川教子曰。孟子之後。有原道一篇。其間古語。用多病。然大要。儘是理。吾西語。則是原道之不振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而語意思。據于字之文。詳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直未見此書。則西語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可先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此否。曰。古有兩端。有德之古。有遠道之古。有德之古。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遠道之古。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遠。高古。信則。自孟子後。儒者鮮能。他見識。私而不疑。則雖立後而不私。則無以居之。而語言私之道。觀于序所作。而語能養浩然之氣者也。和靜少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語者。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而語能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朱子曰。西語之書。橫渠所以示人。至為深切。而伊川又以理一分殊贊之。古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西語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人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備。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而先。得盡時。便是聖人。想非專為柏學者。一時所見。而廢也。橫渠之意。是將孝來。形家運仁事。親庶道。便是事天。庶幾于。且借此以明。欲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本會不同。而其古則同。為學者而欲。若大賢以上。又何須說耶。伊川嘗言。若及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上謂此也。賢者。豈說。接。既。此。身。雖。早。比。一。雙。土。道。積。思。力。踐。妙。與。疾。言。訂。項。之。訓。示。我。居。后。橫。先。士。世。大。林。人。父。汝。州。公。年。于。官。指。孤。幼。不。先。歸。莫。汝。州。公。于。鳳。翔。郡。縣。橫。渠。與。因。家。焉。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所。州。司。法。遷。甘。州。靈。夏。縣。令。為。政。以。教。本。善。俗。焉。見。遠。者。作。碑。汝。州。余。別。軍。所。之。使。小。大。皆。焉。並。案。之。氏。常。昔。之。食。力。言。于。神。取。軍。儲。教。十。萬。畝。之。熟。年。二。年。以。子。歸。取。焉。秋。石。入。對。上。問。治。道。以。漸。復。三。代。為。制。除。崇。文。院。校。書。既。而。與。執。政。議。新。政。不。合。二。年。移。疾。居。橫。渠。著。書。訂。禮。典。弟。子。講。行。經。界。十。年。以。子。徵。什。薦。復。自。還。館。除。同。知。太。常。禮。院。與。程。官。振。懼。不。合。是。未。滿。十。而。歸。行。次。臨。潼。年。五。十。八。蓋。汝。州。公。某。而。門。人。欲。推。為。明。誠。中。子。程。純。公。以。問。司。馬。文。正。公。為。弟。子。誰。帥。不。合。於。禮。元。祐。四。年。張。齊。天。奏。橫。渠。學。除。天。人。誠。通。舍。居。著。書。為。古。陳。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北。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用。不。完。通。且。孟。軻。之。流。也。嘉。定。十。四。年。魏。了。翁。奏。乞。賜。諡。橫。渠。遂。又。徵。橫。渠。殿。中。不。累。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史指明云。人按家語。孔子曰。仁人之事人也如事親。事親如事天。禮記
來公問屬亦云。而歸意與此合。明道程子曰。張子厚問。土星子。其喜。見微
者。余使不美。此即而歸之意。亦其養德之厚。故隨所欲。要。然。助。於。中
而不可違。初非假借作意而為之也。人按曰。歸。皆。月。相。指。乾。稱。父。坤。稱
母。子。故。乾。馬。乃。混。然。中。處。春。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
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乾然之身。混合無間。而
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
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
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朱子曰。而歸。自。首。上。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同。更。一。字。而。言。之。使
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準。稱。字。使。見。其。也。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五
此。身。使。是。從。天。地。來。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乾。陽。坤。陰。
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
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
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朱。子。曰。而
歸。大。要。在。此。兩。句。塞。與。帥。字。皆。張。子。月。字。之。妙。處。塞。乃。五。子。塞。人。地。之。間。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六十八

五

體乃孟子養體之尤者。有一毫。不滿。去。處。則。非。塞。矣。帥。乃。志。氣。之。帥。而。有
上。半。之。意。此。而。歸。借。用。五。子。論。治。然。之。氣。塞。若。不。是。此。二。句。為。之。關。紐。則
下。文。古。用。肥。古。兄。弟。等。句。在。他。人。中。物。皆。與。我。切。何。干。涉。其。謂。之。兄。弟。同
肥。乃。是。此。一。理。與。我。相。為。貫。通。故。上。說。父。母。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脉。連。及
處。一。言。緊。要。血。脉。盡。在。此。兩。句。上。乾。稱。至。中。處。是。順。同。乾。吾。與。使。是。前
項。下。而。使。微。開。說。評。步。大。若。古。父。母。宗。子。之。去。蓋。是。從。同。肥。吾。與。說。未。到
得。透。事。難。志。此。志。使。是。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為。人。子。要。透。得。父。之。事。難
得。父。之。志。方。是。事。親。如。事。人。使。要。透。得。天。之。事。難。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
是。違。了。此。道。理。使。是。人。之。性。德。之。子。若。字。了。這。仁。使。是。天。之。賦。子。若。是。濟
惡。不。使。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改。形。使。是。先。身。之。子。這。意。思。血。脉。斷。事
從。其。體。其。性。兩。句。上。說。來。若。不。是。此。兩。句。則。人。身。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
涉。塞。者。日。月。之。往。來。寒。暑。之。迭。更。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結。五。行。質。之
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人。地。者。明。先。生。解。乾。健。坤。順。為。天。地。之。志。天
地。安。得。有。志。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情。乎
曰。福。善。相。淫。天。之。志。否。曰。程。子。說。天。地。以。主。物。為。心。最。好。或。乃。是。無。心。之
心。也。向。道。官。谷。山。年。過。而。蔡。季。通。指。人。在。焉。同。人。解。而。歸。此。兩。句。亦

永樂大典

卷八二六八

亦作兩句解似說得者連連作全篇解蓋其體其性有或去或當之意一
 言之者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主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
 者皆天地之塞其所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性有偏正之殊故其
 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
 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
 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
 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
 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
 國為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
 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生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
 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斷
 故民吾同胞物亦我之儕輩 同理一分殊矣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
 意否曰民物同是分殊須是統民物中又各知得分殊不足伊川說破也
 難理會然看人自覺來面有分別 西山真氏曰凡主於人懷之間者莫
 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視者吾之同類民者吾之
 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備以其分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六

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
 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
 疾惻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主其中則
 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
 母宗子 輔佐大君綱紀庶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
 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
 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
 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
 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朱子
 曰西銘狀仁之體凡自稱者以味者不見故既又兼宗子家相等名以究
 體之 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者以繼續之業為
 本也子時保之子之異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
 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朱子曰西銘言天地為
 物與我同體之意因指大君大君其所論事天功大則自子時保之以下方
 極親切若言同胞吾與下使說者得統添眾却不足所以二款人故土人
 處在敬與恐懼能守敬而恐懼是首道也 朱子曰西銘曰恃德害仁曰賊濟惡

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不循天理而循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賊。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無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孝于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遺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於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得其心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而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古此之謂歟。如知得德地使生，知得見地使死。知得慈地使消，知得德地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德地進退消長，盈虛與時偕行。小而古之，紀余湯欽出作入息，大而古之，若往使有義，父子使有仁，此皆是述天地之事。化者，是氣，故喚做天地之事。神者是理，故喚做天地之志。窮神者，窺見天地之志，述而無形無迹，那化應却人都見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七

不愧俯不作，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道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舜盡事親之道，而赫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祥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參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今之從若伯奇之獲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命，則亦天之伯奇矣。朱子曰：或問此六聖賢，可先理一分殊乎。曰：愚嘗謂有是材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而義推顯可見。則穎封人中

生二子皆不取無夫處直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足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爾。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且事親却本是有正不正處。若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非此心以奉事之爾。六聖賢事天無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齊，伯奇中士皆足樂，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且是順之與有不合者。問中士之不去，伯奇之自沈。曾伯父之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齊曾同，何也？曰：齊之居豫，贊化者也。故曰：中士神意順受而已。故曰：恭，曾子歸全，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事不知，故何當為實。自沈恐未可盡信，然彼所事者人也。人則有妄，故有伯父之夫。其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妄而人何陷耶？而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看逆論也。按家語：曾子志存孝道，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怠，及其妻以敬，然不熱，因出之。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為，其子曰：高宗以復妻，敬身也。尸古商以復其放，伯奇言上不及高宗，下不比古商，商知其得見於非子，肆子後當操解。題云：尸古商子無罪，後母指而見逐，三言皆無自沈之說，而銘取其明令云爾。人按所舉六聖賢事天，雖不詳說，而現其語，每解意似不無優劣，商謂而銘自于坤保之以下皆爾，兩端說，未于解亦然，齊尚參樂且不憂之。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孝，樂天者也。類對人，中士伯奇于坤保之之孝，樂天者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主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嘉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敬親無所不至，愛人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主我，我順得好，合我富貴，崇高使如父母愛我，當善而不志，去順得不好，合我貧賤憂戚，使如父母欲我，就我富勞而不怨，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仔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違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竟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千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會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氣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

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格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序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主而推理一者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為理一而必然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哉其既為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氏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爾或曰如是則體用未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支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宜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並不終於此而已也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九

乾道壬辰孟冬朔旦某書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龜山楊氏上伊川先生書曰竊謂通之不明知者過之而銘之言其與於通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子仲子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通求仁之方爾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仁路也言仁之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義蓋不敢道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至仁之無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源遂至於無父蓋聖人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孟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必庶其所行必種其所做謂此爾西銘發明重人之微意至深然而古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無父則後世有昏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先歸罪於墳墓也時竊憂意此書蓋西人共中而推行之者欲得先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而銘並行庶乎體用兼明使學者先私流湯也墳墓之弊遠極天人之極非復學所能窺測也所疑如此故敢言之先生以謂如何伊川先生答曰前所寄文論十篇其論喜正西銘之論則未然墳墓之士誠有過者乃在正其本而銘之為未推理以存其類前

永樂大典

卷八二六八

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蓋墨氏之比
 於西伯明理一而不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若知及人理一也。實無差等
 本二也。分殊之教。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無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
 正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利而達無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
 用之過矣。且謂古禮而不足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為不及。
 不亦異乎。龜山第二書曰。毋示而銘。微旨。伏讀竟日。曉然且忘。如侍几席
 親訓誨也。時者從明道。即從以而銘。使讀之。再拜累日。乃若有得。於是始
 知為學之大方。用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大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西
 伯之書。以氏為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謀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害。蓋所謂
 明理一也。然其辭無私親之執。非明者。誰識此古意之未為。知所謂理一
 而不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無愛。非謂西銘之書。為無愛而後與墨氏同
 也。書之人。所以大通人。若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
 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不殊。故聖人稱物平施。茲所以為仁之至
 義之盡也。歟。何謂稱物。是近說。殊合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
 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此書者。痛為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故曰。古禮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通。其義無分。無分則好義。
 義之通。其流自私自利。害人害人。則楊氏之為我也。好義則墨氏之為
 我也。二者其失雖殊。其得罪於至人。則均矣。西銘之旨。德與難知。固前聖
 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痛謂通之者。疑其辭有未達爾。今得先生開滄了掌
 傳之學。者曰。當釋然無惑也。朱子曰。西銘本不曾說理一分殊。因人疑
 此有說。出此一句。肯未通。理是一分殊。逆句是理一分殊。一篇中錯綜
 此意。自天地言之。其中自有分別。自其殊處之。其中人是有分殊。乾稱
 中稱。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該底意思。有橫說底意思。乾之為父。坤之
 為母。所謂理一也。乾坤者。天下之父也。父母者。一身之父也。則其分安得
 而不殊哉。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可棄了自家父母。却把乾坤作自家父
 母看。乾又坤母。固是。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親疎。從此處便
 是理一分殊。等而下之。天與物不同。地與吾不同。天吾同胞。與自家
 兄弟同胞。又不同。龜山五箴。同胞吾與。迨於墨氏之無愛。不知其間便自
 分簡理一分殊了。以至曰。宗子。曰。家。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無告。又有
 如是等差之殊。我遂句。渾淪者。便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着。便是分殊。但其
 所謂理一者。實十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五理。

張程二夫子始發明之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闊大。統一篇言
 之。善字者此篇作才通圓子。分為二截。上下雖布亦甚分明。則龜山說
 如其理一所以為仁。如其分殊所以為義。仁是體。義是用。否。曰仁是珠出
 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源初發是仁。流為江河。匯為池沼。便是義。如則
 德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自有許多等。便是義。其
 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右。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子
 七廟。諸侯五廟。這簡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辭。各
 義便是事之所宜。故曰與。此天命之謂性。息新而總。表脈共著。而九族
 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卑賤。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
 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又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前
 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視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簡
 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打一動。義理智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
 使時。義却留在後面。少所放出來便。其有只是一箇道理論着。不分。便有
 許多分別。橫渠用功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用功要當如此。橫渠之
 於程子。猶伊尹之於孔子。或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
 闊。橫渠之學是苦心研之。乃是放曲。然伊川與其自十四五時得程氏二

水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家之言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又
 中誤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
 無以信其必然也。昔嘗釋其言之近者。別為一書。名逸思錄云。張載子
 天樞。橫渠先生之弟。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慍不別於色。然與人居。溫
 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本字。及於利樂道人之善。而下及其惡。樂道已
 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常錫焉而起。
 勉勉踴躍。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泮然有餘。嘗自著小過。蓋必語
 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容之。後此不獲為矣。橫渠嘗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
 吾有所不知。其不自暇。而勇於不居。在孔門之列。且與子夏復。是晚講學
 而達。又曰。吾弟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今始。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
 為天地為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
 子後。千餘歲。若人不欲此道。便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
 必有便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朱晦庵訓家絕句。人因形異種。
 移根不道其初。同一源。直自源頭明說下。盡將父母屬乾坤。度正善性
 草萊。書晦庵所釋西銘後。程子嘗謂韓退之原道之文。非其習中識見
 之高。安能於千百載之下。辨別是非。斷然如此。然其言止及於治天下之

道而未及乎性命之蘊其於本末猶有未備若張子之西銘則原道之祖宗也自今觀之漢魏晉以來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無有能言大學之道以覺當世者獨韓子於原道之篇凌正心誠意以為說是其所見固已超出乎諸儒之等夷矣然其所以為言則斷自正心誠意以下而不及夫所謂致知格物者何哉夫欲明大學之道而不自致知格物以推之豈惟天下國家之理有所未盡反之吾身亦將有所不察此張子西銘之書所從以作也歟先生嘗謂正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人物之所資以為體乾使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其初讀西銘時便得此意其後因補苒之以釋西銘云先生之於西銘因張子之意而推明之猶粗本末無不曲盡然此二語者蓋先生釋西銘之綱領而學者之所當知也覽者更自求之嘉定六年三月戊辰門人度正謹書未晦庵文集卷汪尚書 伏蒙垂教以所不及反覆再四開發良多此足以見問居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謙虛退託不自賢智如此區區下懷尤切欣幸第願淺陋不足以當誘掖之勤茲為愧懼兩然竊思之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幸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

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做遂非之夫於毫釐之間所以開學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做上做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竊意先賢取舍之意或出於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至於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語則近嘗思之前此者得大段處葦子知玩味方知此序無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其大理查察有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者得分明則即西銘之書而所謂一原無間之實已瞭然心目之間矣亦何俟於東銘而後是耶若俟東銘而後是則是體用顯微判然二物必各為一書然後可以發明之也先生之意恐不如此不審高明又以為如何太極圖西銘近因朋友商確嘗竊私記其說見此抄錄欲以請教未畢而明仲之僕來索書不欲留之後使當拜呈也然頃以示伯恭渠至今未能無疑蓋學者舍胡覆冒之文一旦遽欲分割曉析而古語之宜其不能入也又蒙語及前此妄論平易蹊過之言稱許甚過尤切皇恐然竊觀來意似以為先有是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豈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

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爾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睹山嶽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難也夫道固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為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地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為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優浩歎而欲大其書也舊請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累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為必闕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榮公家傳則以為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釋氏之辭甚盛考其實亦誠有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誦其言則以為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主之間分背矛盾一南一北不審台意平日於此是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愚昧無知

未集大典卷八十二百六十八

十三

誤蒙誘進敢竭愚慮庶幾決疑伏望恕其狂易而終教之幸甚幸甚
林擇之 近見蒲中西銘解義其胡公說莫是向來所說呂氏別本否謂之胡說固非然恐亦不是呂說似初無甚發明不知何人所作而如此流行誤人蓋其後有數段言語極可怪也 與郭冲晦 叢書云理出乎三才分出於人道西銘專為理言不為分設蓋竊謂西銘之書積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為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為同胞物為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員以為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員以為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况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切曰聖曰賢曰類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實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爾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敝弊之言姑以擯此而弱彼也 天地之塞吾其體者日月之往來寒暑之迭更與夫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結又五行質之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 塞字意得之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

地之帥吾其性近見南康一士人云頃歲曾聞之於先生其字有我去承當之意今考經中初無是說西銘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下承當字不得恐當時只是說稟受之意渠記得不予細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二句所論甚當舊說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云例之則亦不可太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違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天壽不貳而備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意又云西銘止以飯食非終身之學也蓋竊謂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克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為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未子經濟文衡論人物無資天地之說答陸刪定此改字以陸公之言為非是某所論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為父母而以膠固斥之切疑之以為若如長者之意則是謂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非某本說固欲如此也今詳未諱猶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而不辯也論西銘首句之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十四

義 答陸子美此北詞古之聖賢之要人明義性之言行天理之實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為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為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結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主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始為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論西銘宗子之說 答林侍郎兼黃中北既推明宗子為

其餘未假悉辯只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一句全錯讀了尤為明白本文之意蓋曰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嫡長子所謂宗子有右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侍郎所說既為父母又降而為子也林曰宗子如何是嫡長子予曰此正以權稱之宗為宗爾繼稱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嫡長子而何此事他人容或不曉侍郎以禮學名家豈不曉乎林乃僂首無說而去然意象殊不平論西銘天地之塞之說答黃道夫此及引五行上下成物之古西銘天地之塞似亦着廣克字未得俾謂克滿字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為形骸者皆自氣爾天地之神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間也五行謂金木水火土爾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感動則中節者為善不中節者為不善也未于語讀錄問西銘帥德心性古與與與與與與與與于時保之天人不要無人賊賊于濟惡何是化有之神與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下是做工夫處先生云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着情施濟眾却不是所以只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與也能常敬而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十五

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又曰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只是譬喻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是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又問理一而分殊言理一而不言分殊則為墨氏兼愛言分殊而不言理一則為楊氏為我所以言分殊而見理一底自在那裏言理一而分殊底亦在不相夾雜劉用之問西銘理一而分殊若大君宗子大臣家相與夫民物等皆是理一而分殊否先生云如此者亦是但未深當截着如西銘劈頭來便是理一而分殊其乾稱父坤稱母雖以乾坤為父母然與自家父母自有箇親疎這便是理一而分殊等而下之以至為大君為宗子為大臣家相其理雖一其分未嘗不殊民吾同胞物吾當與皆是如此楊龜山正疑此一着便以民吾同胞物吾當與為近於墨氏之兼愛不知他同胞吾與裏面自有箇理一分殊若如公所說恁地分別恐勝待他也不多這處若不分別直是與墨子兼愛一般問西銘句句是理一分殊亦只就事天事親處分否曰是乾稱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思有橫說底意思理一而分殊龜山說得又別也只以民吾同胞物吾與及長長切切為理一

分珠曰龜山是直說底意思否曰是然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
闊大統一篇言之曰何謂橫說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是也這不是即
那事親底便是事天底曰橫渠只是借那事親底來形容事天底做箇樣
子否曰是 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為父以坤為母便是理
一而分殊子孫親屬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
之帥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氏吾同胞物吾與也理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
不皆然某於篇末亦嘗發此意乾父坤母皆是以天地之大爺一家之小
乾坤是天地之大父母是一家之小大君大臣是大宗子家相是小類皆
如此推之舊嘗者此寫作旁通圖子分為三截上下排布亦甚分明 西
銘大綱是理一而分自爾殊然有二說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別自
萬殊觀之其中亦自有分別不可認是一理了只家做一者這裏各自有等
級差別且如人之一家自有等級之別所以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可兼
了自家父母却把乾坤做自家父母者且如氏吾同胞與自家兄弟同胞
又自別龜山疑其兼愛想亦未深曉西銘之意西銘一篇正在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 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一句只
先看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 西銘解義云乾者健而無息之謂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十六

坤者順而有常之謂問曰此便是陽動陰靜否先生曰此是陽動陰靜之
理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來 聖人之於天地如孝
子之於父母 西銘龜山二書皆非終不識理一至於稱物平施亦說不
着易傳此是大抵西銘前三句便是綱要了得即句句上自有理一及分
殊後來二有一篇說了指其名者分之殊推其同者理之一下 西銘一
篇緊要處氏吾同胞 無告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處 或
問太極西銘曰自孟子已後方且見有此兩篇文章 或問西銘理一而
分殊曰今人說只說得中間五六句理一分殊據某者時乾稱父坤稱母
直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與做乾稱坤稱便是分殊
如云知化則善述其事是我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是我繼其志又如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以自家父母言之主當順事之死當安寧之以天地
言之主能順事而無所遠拂死則安寧也此皆是分殊處遂句渾論者便
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着便見分殊因問如先生後論云推親親之恩以示
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實者此二句足以包括西銘一篇之
統體可見得理一分殊處分曉曰然又云以人之自有父母言之則一家

之內有許多骨肉宗族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以下却是以天地為一大父母與衆人廝共底也未子語類道夫問尹彥明見程子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如何曰也是教化自就切已處思量自看平時箇是不是未欲便把那書與之讀兩道夫曰如此則末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看他也是要教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德地開闢道夫昨夜說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淡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者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尹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易曰或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須是如此方得天下事無所不當理會者纔工夫不到業無由得大少間措諸事業便有欠缺此便是病或曰想得當時大學亦未成倫緒難者在曰然彥明者得好想見然者日月者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者箇甚麼或曰和靜才力極短當初做經筵不見得若使當難劇想見做不去曰只他做經筵也不奈何說得話都不痛快所以難能解經而通世務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八

十七

者無如胡文定公然教他做經筵官又却不肯一向辭去要做春秋解不知是甚意思蓋他有退而著書立言以垂後世底意思在那措諸事業底心縱使你做得了將上去知得人君是着不着若朝夕在左右說豈不大有益是合下不合有這着書垂世底意思故也人說話也難有說得響感動得人者如明道先生會說所以上蔡說才到明道處聽得他說話意思便不同蓋他說得響自是感發人伊川便不似他伊川說話方終是難感動人或曰如與東坡門說話因是他門不是然終是伊川說話有不相軋入處曰便是說話難只是這一様說話只經一人口說便自不同有說得感動人者有說得不愛聽者近世所見會說話說得響令人感動者無如陸子靜可惜如伯恭都不會說話更不可曉只道寒暄也聽不得自是他聲音難曉子約尤甚程若庸增廣字訓性情古今人物本本原原初無或異是曰理一親疎貴賤賢愚厚薄萬有不齊是曰分殊理一而分殊本程子論張子西銘理一所以理言分殊所以分言規規之禮奇賤者尊貴之尊智愚賢不肖以保明粹賦之水火貴賤亦皆身大以高下厚薄之分言程子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救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

永樂大典

卷八二六八

之方也。無別而無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龜山曰。理一而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等差。爾。或曰。如是。則體用兼離而為二矣。曰。月本實一體也。以仁親之。曰。以百體具于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有不可以加復。足不可以加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朱子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小大之分。親疎之等。至於什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殺。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枯於有我之私。人曰。言理一而不言分殊。則為墨氏兼愛。言分殊而不言理一。則為楊氏為我。所以言分殊而見理一。底日在那裏。言理一而分殊。底亦在那裏。不相夾雜。厚齊。曰。理一分殊。猶木同一本而枝葉自分也。理一而分殊。分不殊。不足為理一。宋黃勉齋集西銘說。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父以下至顛連無音。如蒼苟。自子之翼也。以下至篇末。如人下蒼米曉其說。丁卯夏。三衢并中。

永樂大典卷八二六六十八

十八

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予泯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帥。塞為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為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顛連無音。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既為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之體。養吾之性。愛敬吾之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為孝。不然。則謂之背逆之子。子時保之。以下即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宋道學名臣言行錄。楊時致伊川書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伊川荅之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間而夫仁。無分之罪。兼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及謂不及不亦異乎。問龜山語錄曰。西銘理一為仁。分殊為義。曰。仁只是流出來。底便是仁。各自成一箇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那流行處。義是那當做處。問無逃而待烹。申生未盡子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妾天。則無妾。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西銘理

一而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且未詰問西銘只是仁孝權志迷事
 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
 爾 問向日曾以西銘仁孝之理請問蒙令截斷橫者後來見得孝是發
 見之先仁是天德之全事親如事天即是孝自此推之事天如事親即仁
 矣老吾老幼吾幼自老老幼切之心推之至於疲癯殘疾皆如兄弟顛連
 而無告乃始盡故以敬親之心不欺闇室不愧屋漏以敬其天以愛親之
 心樂天循理無所不順以安其天方始謂之性竊意橫渠大意只是如此
 不知是否曰他不是說孝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
 樣子人且逐日月把身心來體察一遍便見得吾身便自天地之塞吾性
 便是天地之帥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性
 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故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
 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榮
 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
 成就我當勞而不怨或曰先生謂事親是事天底樣子說盡西銘之意矣
 西銘有箇劈下來底道理有箇橫截斷底道理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
 句直下而觀則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

水樂大典卷八千一百六十八

十九

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西銘一篇正在天地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
 性兩句 乾為父坤為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茲貌焉混然中處便是分
 殊而理一 問天地之塞如何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
 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克者有一毫不滿不足之處則非塞
 矣帥即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 問西銘曰更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
 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理便徹
 上徹下都即事一箇氣未子張南軒與朱子書曰西銘近日常讀理一
 分殊之指龜山後書終未之得蓋斯銘之作政為學者私勝之流昧夫天
 理之本然故推明理一以極其用而其分之殊自不可亂蓋如以民為同
 胞謂尊高年為老其老孤弱為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固自在也
 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龜山以無事乎推為理一引
 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為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朱子曰熹
 既為西銘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
 伊川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一書之說伊川蓋亦未之
 許也 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而順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曰

惡旨酒育英材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 明道曰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已後來有人及此得此文字者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臾而不于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西銘原道之宗祖自孟子後未見此書 觀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 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之語言之外者也又論弘毅曰西銘言弘之道 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 晦庵先生朱熹淳熙十五年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致齋近說張子厚以戲言戲動自誣誣人長惡遂非莫斯為愚作銘戒之曰曰砥愚以父天母地民吾同胞忍為殘賊莫斯為頑作銘戒之曰曰訂頑父之又以始日刺核之太至乃改砥愚曰東銘訂頑曰西銘是因以長者之心出長者之辭名長者之名也亦豈知人之狀萬殊而人之情又萬萬之殊乎故賢者以賢治人終不若以人治人以賢治人者君子以情用以人治人者乃小人以刑用也二銘以賢治人高矣遠矣其辭婉矣柰之何賢者一而否者百千也耶吾若與張子並世必語之曰盍從其初惜吾之主也後張橫浦先生集西銘統論 余觀西銘大意以謂

人枯於形體而不知我乃天地之子下與動植同生上與聖賢同氣要當窮神知化不愧屋漏存心養性以盡為子之道又當惡旨酒育英材以為持已接人之方以合天地之心而遇困苦遭患難當如舜如申生如曾參如伯奇以聽天地厚我貧賤憂戚為天地之成我存則順天地沒則安天地乃為大孝之子爾嗚呼豈淺學小識所能見此哉學者當自重焉 西銘解 乾稱父坤稱母子孫親焉乃混然中處 乾吾父坤吾母吾乃乾坤之子與人物混然處于中間者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 吾之體不止吾形骸塞天地之間如人如物如山川如草木如禽獸昆蟲皆吾體也 天地之帥吾其性 吾之性不止於視聽言貌思凡天地之間若動作若流峙若生植飛翔潛泳必有造之者皆吾之性也 凡吾同胞物吾與也既為天地生成則凡與我同生於天地者皆同胞也既同處於天地間則凡林林而生蠢蠢而植者皆吾黨與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也其大君宗子之家相也 大君謂人主吾為天地之子人主主天地之家事是也 大君吾父母宗子也大臣相天子以繼天地之業是宗子之家相也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 高年先我生於天地間者有若吾兄吾能尊之是長天地之長也 慈幼孤所以幼其幼 孤兒弱子後吾生於天地間者也

有若吾弟吾能慈之是切天地之切也。聖其合德賢其秀也。聖人合天地之德者也。賢人特天地之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孤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疲癯老病也。殘疾廢疾也。孤獨鰥寡老而無子者。切而無父者。老而無夫者。無妻者。皆天民之窮者也。然數等無告者與吾同生於天地其困苦如此。是乃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訴也。吾其可不恤乎。于時保之子之冀也。畏天地之威若畏父母之嚴。保其心而不欺。少肆馬是子之敬者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無天地之命雖患難而不憂此天地純孝之子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違天地之心是不愛其親者。故謂之悖德。害天地之仁是父母之賊也。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世濟其惡是天地不才之子。踐履天地之形以貌言視聽思之形為恭從聰明睿之用是克肖天地之德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天地之事不過乎化。天地之志不過乎神。故知化則善述天地之事者也。窮神則善繼天地之志者也。不愧屋漏為無忝。天地之心無幽明之間。止不欺而已。故不愧屋漏之隱者乃無忝於天地。存心養性為匪懈。心性即天地夙夜存心。養性是夙夜匪懈以事天地也。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崇伯之子禹也。禹惡旨酒。酒能亂德。今惡旨酒。

乃顧天地父母之養者也。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穎谷封人請道美於母以起。那莊公之孝心。今我育天地之英才。則是以孝心與其類也。不地勞而底豫。舜其功也。舜祗載見。皦皦夔夔。齋慄替亦。允若是舜。不地勞而致父母之悅。豫其事。父母之孝。大有功於明教。吾能在困苦中竭力為善。以致天地之喜。是乃舜之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大舜逢父怒。大杖則走。小杖則受。申生不明乎道。乃以死為恭。而成父之惡。不可為訓者也。橫渠之意。以謂遭遇譴邪。此命也。順受其死。以恭順乎天地。如申生之恭可也。順其受而歸全者。參乎。曾子之疾病而易。大夫之簣是順其受。而不以父母遺體處於不正者也。吾今能處天地之正。而不以患難易其節。是於天地有曾參之孝也。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伯奇尹吉甫之子也。吉甫惑於後妻。虐其子。無衣無履。而使踐霜。挽車。伯奇從父之命。而順父之令。不敢有辭。馬人常患難之際。順而受之。無怨尤於天地。是乃若伯奇之孝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富貴福澤。是天地欲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厲玉汝於成也。貧賤憂戚。是天地愛汝。欲成就我也。此天將降大任之說。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吾存則順事天地。而不逆。吾死則安於其心志。而不亂。是乃終始聽命於

永樂大典

卷八二六八

天地而為天地至孝之子馬鶴林精舍鶴林先生晚歲欲作書堂以理義之學淑其寓邨之士友志不果就而後制幹君於苦塊荼苦之中不暇他及至建堂于墓左以紹先志曾區區遠未方清絮以吊公墓而制幹君為設講席屬友朋俾誦所聞於斯堂以發其端辭而不獲謹取而銘一篇述其大旨以塞嘉命云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觀馬王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西銘一書規撫宏大而條理精宥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旨不過中分為兩節前一節明人為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為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為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為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己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既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己私而欲其順天理適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乾然之身生于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為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為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為宗子

大臣者為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為死孤弱者為弟聖者為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為兄弟秀出乎等夷疲癯殘疾憊獨寡者為兄弟之類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為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為天地之子則天地為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為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即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即天地之性子之身即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養其身人之性即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為天地之子而後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後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為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夫形者之事也以此脩身則為顏養以此及人則為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為底豫為歸

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為待事為順今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
 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此是則可以為孝子事天而至於此是豈不可以為
 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
 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
 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
 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即所以為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
 所以為善事其親者也制幹君作堂以紹先志而因取友以輔其仁繼志
 述事存心養性二者蓋兼得之矣故愚敢述此以為勉而併以諭同志云

集西銘之書以無親親之殺 程子曰西銘理一而分殊墨氏二本而無

二十三

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又曰西銘仁孝之道備矣須臾
 而不於此是不仁不孝也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如日星而世之學者窮
 究其理淺則失體深則無用是何也是未嘗以身體之也今之言曰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彼以其分之次第自取爾非吾心之異也取之雖異
 而吾心則一故曰理一而分殊以是為言則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直應之
 云爾而吾心未始有憂喜也能好人能惡人直應之云爾而吾心未始有
 好惡也如鏡納萬象過而不留者蓋止於此而釋氏以萬法為幻化未為
 盡不然也將以一之而終不免於二將點異端而終流於異端是未嘗以
 身而體之也嘗試觀諸其身耳目鼻口肢體脉絡森然有成列而不亂定
 其分於一體也一處有關豈惟夫其用而體固不完美矣是理一而分殊之
 說也是推理存義之實也西銘之為書也乾為父坤為母塞天地者吾之體
 也師天地者吾之性也民為同胞而物則吾與也犬君為宗子而大臣則
 家相也聖其合德而賢則其秀也老者視吾之親幼者視吾之子鰥寡孤
 獨者視吾無告之兄弟此之謂定分定其分於一體也一物而有闕豈惟
 不比乎義而理固不完矣故理一所以為分殊也非理一而分則殊也苟
 能使吾生之所固有者各當其定分而不亂是其所以為理一也至於此

則慄慄危懼而已爾心廣體胖而已爾慄慄危懼畏天也敬親也心廣體
胖樂天也寧親也違者自絕也害仁者自喪也濟惡者自累也惟踐形者
為能盡其道也察萬化之所由往能曲折以遇事也窮至神之所自未能
卓然以繼志也德顯如一可以為無忝矣自強不息可以為匪懈矣寡欲
所以敬身也養善所以廣孝也自盡而有所感通則生足為法不通而無
所自盡則死可無憾完其固有而歸則不失其所受順其正命而行則不
失其所從遠以自遂窮以自修存以自盡沒以自安是其心無造次之不
存無毫釐之不體周流乎定分而完其乎一理焉飛魚躍卓然不可柝於
勿亡勿助長之間而仁孝之道平施於日用矣極吾之力至於無所用吾
力然後知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乎其如日星也侯氏靜一泛言張子西
銘說侯氏曰唐虞三代聖人道統正派至孔孟沒不得其傳濂溪周子
二程夫子實接不傳之統二程之後使到橫渠張載蓋以西銘垂訓于世明
道曰西銘原道之宗祖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
見此書省多古語朱子曰自讀張子書四十餘年但覺義之深指之速信
乎孟子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無以信其必然也夫朱子命世
之大儒也註解西銘止書喜學其尊信此書之微意可知愚伏讀之始實

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六十八

二十四

先尊緝山先生之手澤宋儒呂大臨張九成朱熹氏之解比歲先師李舟
軒昌道復以西山後人秦橫演說命惡錄誦已上諸儒總為一篇似涉易
覽今撮元之暇纂附成書合而玩之發明奧微庶幾方寸之中融會洞達
而有一得之說其去先生任道之本指未遠也元儒王奎文曰是宜冠四
書之上先讀西銘方讀大學次及語益中庸即胡宏所謂周子通書直與
易書詩春秋語益流行乎天下之論同也真然謂東西二銘與曾子合
西銘主宏束銘主毅至於克己復禮一也洽謂西銘主愛根乎仁東銘主
敬根乎禮至於動靜交相養一也元牟獻之陵陽集俞好問摘西銘玉成
二字揭之座右俾其子若孫因名思義克遂有成天地之心主於萬物
其生維何凝注推剝蕪蔕蒼蒼受變乃成霜露皆歎而况在人貧賤憂戚
是為福澤德慧術智是為疾疢曹益所能空之其身於維此意未或不仁
父母於子夫豈不愛厥既愛之曷驕以敗思之過甚如能則傷所以古人
教必義方昔我西銘造化全體維好問甫以訓其子他山之石攻玉之
物有相假始就厥功彼粗而厲此溫而密究其成矣錯落圭璧如琢如磨
君子自修既恂且栗錫發孔周匪玉其美伊石其力匪石其力生成之德
源派至論憲嘗敬誦明道之訓矣曰西銘之書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

不於此則不為仁不為孝矣。語殊可精矣哉。橫渠之道也。至矣哉。明道之
訓也。夫西銘一書理義與聞發前聖未發之蘊。咨人心未啓之機。員可與
天地同其體。渾渾乎無所名。恢恢乎無所不及。範圍不可得而過。形器不
可得而繫。性之西銘實故。伊川一見不以性善養氣者釋。則以原道宗
祖者言。明道一見不以連得天德者語。則以枉醇無雜者論。然究其旨。要
大抵切切於仁孝之道。且乾稱父。坤稱母。此西銘之純乎孝人者。有見於
此。則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而孝子之職舉矣。或謂中生恭而未克。臨
父於惡而乃取。而備諸大舜之底。豫而遂疑其駁。不知橫渠之意。非謂齊
之孝果與中主同也。特以明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命爾。夫何疑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此西銘之純乎仁見上。人而有見於此。則天下為一家。
中國為一人。而仁人之事畢矣。或謂孟子親親仁民。自有次第。而乃合而
歸諸大君之長切。而遂惑其此不知橫渠之意。非謂大君之心果愛無差
等也。特以示聖人之心一視而同仁。而能稱物以平施爾。夫何惑學者尚
能志其所志。學其所學。澡身浴德之地。齋心克己之時。力於此焉。而求
之則孔孟之道可傳。曾顏之學可企。而橫渠之望於後人者。亦無負矣。焉
乎知西銘者。固以西銘之言為當。病西銘者。後以西銘之言為過。今觀龜

山之言。有曰言體而不及用。曰有平施而無稱物。此猶可也。且上鮑若兩
何人而亦非之。劉安節何人而亦議之。甲可乙否。互相矛盾。吁。橫渠其果
可疑乎。如其果爾。則二程何信之焉也。如彼如日不然。何二三子僕疑之
深也。如此哉。疑之者是則信之者非信之者。是則疑之者非二者必有一
焉。曰皆是也。信之者所以知之疑之者亦所以求知之信之者固無疑矣。
而疑之者亦豈終於疑哉。吾亦見其不能不終歸於信而已矣。絕若兩向
常疑也。及聞伊川管窺天之喻。則幡然而改。如劉安節向嘗疑也。及聞
伊川造道有得之言。則頓然而覺。如上楊龜山向嘗疑也。及聞伊川理一
分殊一語。則條然風飛。列然冰釋矣。又何疑焉。且上愚故曰。終歸於信而
已矣。嗟夫人。疑先天易為考數之書。得陳瑩中之言。而悟世疑大極圖加
無極之妄。得晦翁之言。而釋之。人易。則然則西銘一書。所以信於人心。
信於天下。後世者。幸有二程先生遺訓。在四書章句總要。朱子曰。西銘理
一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蓋仁是泛然兼愛處。義
是截然分別處。故天地化生萬物。則為理一。然乾稱父。坤稱母。其分未嘗不
不殊。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其理未嘗不一。然民稱同胞。物稱吾與。則其分
未嘗不殊。與夫合天下之人。皆吾兄弟之親。其理未嘗不一。然至於大君

永樂大典

卷八二六九

家相長幼聖賢殘疾皆自有等差又其後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者理一處便有兼愛之仁分殊處便有截然之義不然愛無差等墨氏之仁爾豈足以論西銘之大旨哉右所列西銘之圖專以理一分殊者言也朱子又云西銘綱領渾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二句蓋又主以理氣為說者也沈毅齋先生遂衍其義有曰自貴賤尊卑之等而言之則屬於天地之塞以氣言也而同一根源則未嘗無理一者存不可以其一而不差其分之殊此推行之仁也自聖賢善惡之別而言之則屬於天地之帥以理言也而未嘗無分殊者在不可以其殊而不歸乎理之一此存養之仁也仁之存養者同乎天而無別則仁之推行者施於人而有別矣雖然氣在性分可得而變厚薄清濁是也氣在命分不可得而變富貴備短是也惡旨酒以克己育英才以輔仁所以求變其在性分者勞佚生死不二其所之富貴貧賤一安其所遇所以不變其在命分者惟其付命於天者輕則其責成於己者重所以存順汝寧無忝於父母也先生此說發明備至愚故因即朱子之意而圖之併述其說于左初學之士詳玩其所以為理一分殊之旨又參以理氣差別之說則西銘旨義庶乎其盡得之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六十八